



第五届三毛散文奖 获奖作家眼中的定海

定海二则

□王选



王选

1987年生，甘肃天水人，居兰州。出版作品《南城根：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》《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》《最后一个村庄》等。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、华语青年作家奖、丰子恺散文奖等奖项。散文集《故乡那么辽阔，为何还要远行》获第五届三毛散文奖新锐奖。

去定海小沙那天，天晴。那里绿意葱茏，似海浪，有汹涌之势。沿途的洋槐正开花，一串串，白中带绿，似珠玉一般。

陈家村60号，三毛祖居。一条小弄堂，白墙胜雪，灰线勾了边。石子铺路，苔藓柔软。巷道清爽、干净。院是四合院，共五间，南北各一房，中间三房相连，有祠堂、正屋、厢房等，乃1921年三毛的祖父返乡所建。

一行人参观，簇簇拥拥，进进出出，走马观花，难以仔细观展品。倒是在一偏房里，安安静静坐了少许时间。屏幕上，播放着三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故土小沙的纪录片。1989年4月22日，三毛渡海而来，回到祖辈和父辈生活过的小沙。当邮轮即将靠岸时，她便向岸上等候已久的亲人使劲招手，热泪夺眶而出。1948年，她随家人离开大陆，41年后再次归来。她半生流浪，像一粒沙，随风飘荡，自由、敏感、热烈，又坚硬、决绝、深沉。以她的性子，她定会从撒哈拉落向小沙。只是像我这等把归乡当作餐饭一样平常的人，自是无法理解三毛——在离乱之世，阔别故乡40余载，是带着何等心绪回来的？所谓感同身受、将心比心，也许仅是一种说辞罢了。

在小沙的一周时间，三毛回访老宅、探望亲友、祭拜祖先、游览小沙。在人们的簇拥下，她踩着祖先们踩过的泥土、石子。他们的脚印定是重合的，就像血液，终于相续在一起，流淌起来。纪录片中，数天时间，在亲人怀里，在宅院厅房，在祖先坟前，三毛流着泪。让人印象最深的一段镜头，是她抱着祖先墓碑，泪水如泉涌，嘴里念叨：“阿爷，魂兮归来，魂兮归来，平平看你来了！”这一刻，我亦眼眶湿润，心情难平。都是有故乡的人，都是从故乡出走的人，面对故乡，唯有凝望，唯有以泪洗面，才能摸到故乡的心跳，才能得到故乡的应许。当然，她也笑，尽情地笑，开怀地笑，笑靥如花，可笑里总是带着潮潮的露。这露，便是泪。

我上师范学校时开始读三毛的作品。学校图书馆里能借到的一借来读了。那时十五六岁，正值花季雨季，三毛有本书叫《雨季不再来》，因此，倍感亲切。后来读她关于撒哈拉的故事，总是被那异域风情吸引，也有被漫漫黄沙包裹之感，至于她的爱情，那时懵懂，理解不深。到年底，学校有晚会，有人唱《橄榄树》。总是想起三毛，想起这世间女子多矣，而奇女子寥寥，三毛便是奇女子。听着歌，想她，想她飘忽不定又命运多舛，却依然热爱远方、自由和橄榄绿，便满心的怅然，满心的愁绪。

少年的怅然啊，少年的愁绪啊，在旧年光景里，如苔一般生出来，便大片大片蔓延开去，盖住了整个少年时光。

行程结束，三毛还是坐船离开了小沙。离开前，三毛带走了两样东西——祖父坟头的一抔黄土，祖父当年所挖井里打上来的水。水、土，是一个人的前世、今生，一个人的胎记，一个人的血肉，一个人彻骨的惦念。从此，她就可以背负着故乡行于大地。

离别时分，她难抑悲伤，又一次，泪水落下。泪水和思念一样长，一样长。邮轮远去，大海苍茫，波涛起伏，光阴渺渺。世间多以离别之苦熬人，熬血。每一次涛涌，都是她的心跳。每一次涛声，都是她的低语。大海收敛一切，也收敛了她的背影。

在小沙的祖先墓地，三毛曾说：“这里真好！以后我也要回来，就睡在阿爷脚跟前好了。”可她一走，

再也没有回来。有些离别，注定是诀别。有些离别，只能用怀念。

此次去定海，我和若冰老师的女儿一家相约同行。若冰老师的散文集《走进汉江》获三毛散文奖。可惜他已于2024年5月离世。女儿决定代他领奖。我们都是天水人，若他在世，我们定会结伴前往舟山，一道领奖。

若冰老师的女儿一家开车，在机场接了我前往舟山。他们执意请我吃饭。我想起若冰老师在世时，我们常在一起痛饮，或谈文论诗，或聊小城八卦，或说人世沧桑，或言文坛逸闻趣事，无不欢快。他年长我许多，如同父辈，但因文学，我们更是朋友。平日，他对我关照、赞赏有加。有几年，我租住南城根。他家也在南城根。于是有人开玩笑，南城根，小地方，小池塘，却养着两条大鱼。众人笑，我们亦笑。他在世时，常年孤身行走于秦岭深山、渭水河畔、汉江两岸、太白之巅，写下数本佳作。这么想来，他不也就是一条鱼吗？黄河鲤鱼，游走于大山大河间。而我，多出入于城中村、老城区、农村，不就是另一条鱼吗？草鱼，在烟火升腾中挣扎。

说到鱼，在舟山几天，自是顿顿离不开鱼。本地人说，现在是休渔期，没有好鱼。可于我一个西北人而言，满桌轮番上来的鱼，已是好鱼、好味，可谓珍馐。我家在西秦岭山中，以种五谷杂粮为主。小时候，村里有一河坝，发洪水时河滩里冲出好多鱼，我去放牛时捡了几条带回家，母亲用白水煮了，倒也香。西秦岭人是不大会做鱼的。此后，我再未吃过鱼。

后来进城，上学、工作，常能吃到鱼。席上凉菜中，必有一道油炸带鱼——裹了淀粉，炸得鱼黄。吃过几次，便不喜欢了。而在定海餐桌上的带鱼，是新鲜的。把鱼拍头去尾，中间部分切段，清蒸即可。鱼的表皮闪闪发亮。夹一段，入嘴，肉极细腻，味极鲜美，果然好吃。

同桌人说舟山带鱼很有名，被称为“世界上最好吃的带鱼”。舟山又是世界四大渔场之一，也是中国



刊载于《解放日报》朝花副刊的《定海二则》

最大的渔场。据说，1996年，浙江一渔民曾捕到一条长2.1米、重7.8公斤的特大带鱼，这条“带鱼王”后来被温岭市石塘镇小学的生物博物馆收藏。

吃过舟山带鱼后，我便对其他地方的带鱼失了兴趣。

我在定海期间，还发现了一处菜市场。市场分两半，一半卖蔬菜花卉，一半卖海鲜。成排的摊位上，有各种鱼、各种贝类、各种虾。有的粗如树桩，有的细若筷子，有的乌青，有的焦红。这些海鲜大多是我所不识名的。在市场逡巡数圈，想给家中孩子买点海鲜，让他们尝尝。最后选了6枚墨鱼，这东西，我们没吃过，也觉新鲜。又买了一些皮皮虾，想着孩子会觉得新奇。买好后快递回家。

我领奖回家，快递已送到，我照着视频做墨鱼。女儿4岁，胆子大些，摸着墨鱼玩，看着墨汁溅出，很是好奇，问东问西。儿子趴在洗菜池边，滴溜着眼，只是看，他怕这些。墨鱼爆炒后缩水，仅有一小碗。皮皮虾则水煮。

一顿饭，定海寄来的鱼虾便吃完了，可屋子里还留着海的味道，咸咸的，远远的。



三毛文学作品的生命延和文化影响



三毛散文奖 扫码回顾

第五届三毛散文奖获奖作品

第五届三毛散文奖乡土题材四重奏：裂变与重生

书评

□来其

历届三毛散文奖获奖散文中，乡土题材占了较大比例。我曾以《乡土题材：回望的悲悯情怀和深邃思想》为题，分析了一、二届三毛散文奖获奖作品中乡土题材散文集，包括傅菲《故物永生》、冯秋子《冻土的家》、冯杰《九片之瓦》、干亚群《梯子的眼睛》、耿翔《马坊书》、向迅《斯卡布罗集市》、黄灯《大地上的亲人》等。那是众多散文家集中把目光瞄准古老乡村的四年，似乎是一次集体的回望。之后第三届、第四届，乡土题材的获奖作品少了许多，但印象较深的还是有徐海蛟《山河都记得》、邹汉明《塔鱼滨》、汗漫《在南方》等，总体感觉相比前两届，对古老乡村的系统性梳理在淡化，但个人记忆与体验的个性却更加强烈了。



1

第五届三毛散文奖获奖散文中，有4部与乡土题材相关的散文集：赖赛飞《乌塘记》、陈年喜《一地霜白》、罗铮《一江名赣》、王选《故乡那么辽阔，为何还要远行》，分别获得了大奖、实力奖和新锐奖。

2

赖赛飞的《乌塘记》，以乌塘岛为叙事核心，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这座东海小岛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变迁与冲突，交织着村民的生存智慧、传统消逝的隐痛以及时代洪流下的个体命运。全书通过散点式的篇章，勾勒出一幅复杂而鲜活的滨海乡村图景。

在我看来，《乌塘记》对于三毛散文奖乡土题材系列获奖作品的贡献，或者说是作品的特色，主要在于两点：一是通过对海岛风物和渔民生活的描写，赋予乡土叙事的海洋气质；二是通过展现村民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挣扎，揭示了城市化、产业化对传统乡村

的解构。

陈年喜的《一地霜白》，记录了他作为矿工诗人的人生轨迹，以47篇散文勾勒出了个体与时代的交织。内容包含着故园记忆、矿山生活与城市漂泊三大系列，之所以将这本集子纳入到乡土题材来探究，主要是《一地霜白》中的乡土元素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，更是精神层面的原乡。陈年喜通过矿工、农民、漂泊者的多重身份，将乡土经验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。

同样，罗铮《一江名赣》中的乡土元素也是独特的，他是以赣江流域为地理核心，通过对自然风物、人物命运、文化记忆的细腻书写，构建了一幅充满地域特色的乡土图景。尤其是集子里扎根乡土的小人物形象，成为了乡土社会的生存图鉴。而在叙事视角上，则是通过个人记忆、历史考证、社会观察的多重切换，呈现乡土社会的复杂性。

在《故乡那么辽阔，为何还要远行》里，王选观察乡村变迁有个时间坐标，端午、夏至、中秋、冬至、立

春、清明，以六个节气将50多篇散文组成六辑，串联起甘肃西秦岭农村历史、当下和未来。其核心是提出“回不去的故乡”这一命题；故乡的辽阔承载着童年记忆与生命尊严，但现实困境（教育资源匮乏、就业机会缺失）迫使年轻人远行。当下的乡愁，实质上就是既眷恋爱村的质朴人情，又无法抗拒城市化的生存需求。

从这四部散文中可以发现，裂变与重生，是当下乡土题材的主题焦点，这与几年前的“回望的悲悯”已有了较大的区别。进一步分析，写裂变与写重生，前者栩栩如生，后者还是有点乏力，散文也只能是生活忠实的摹写者。

3

我一直在想，乡土题材与三毛作品的关系。这似乎是个伪命题。三毛作品主要描写她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，以及中南美洲的经历，那种旅行见闻和异域文化，似乎与强调地域性、文化根植性和社会批判

性的乡土文学，共通性不强。

但三毛作品中也有乡土元素，比如，乡土文学的核心是关注特定地域的文化根脉，而在《撒哈拉的故事》中，三毛详细记录了撒哈拉威人的婚俗、信仰与生存智慧，赋予异域土地以“乡土”般的真实肌理，这与乡土文学的精神内核形成跨时空呼应，以“流浪者”视角重构了“乡土”的全球化表达。再比如，三毛的散文风格质朴、情感真挚，这与乡土文学强调的写实和质朴文风也有相似之处。

但三毛的作品更多是个人化的浪漫叙述，而不是对社会问题的解剖，她更多的是表达对简单、朴素生活的向往，这与早期写乡愁的散文中常见的主题相契合，但现在的乡土叙事，更多聚焦于反思传统与变迁，就有很大的区别了。

由此，就更加觉得当前乡土文学在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交织语境下，既延续了现实主义与地域特色的传统，又通过题材拓展、手法创新和主体重构，形成了更具时代性的表达。